



通俗文藝叢書

保飯碗

季萬編
東北書店發行

(事故)



通俗文藝叢書

保 飯 碗

李萬編

— 故事 —

東北書店印行

815.11
074
202

保 飯 碗

編輯者 季 萬

出版者 東北書店

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
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

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

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
及東北書店分銷處

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

每冊定價 一元五角

佳.5000. 版初月三年七卅國民

前言

咱們莊戶人，兩件頂要緊的事：一是穿暖吃飽；一是過個安穩日子。可是幾千年來，沒有福氣享受到，都是在統治者壓迫下呼飢號寒，流離失所，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，過着不如牛馬的日子。

好了，現在時代變了，天也變了，共產黨領導咱莊戶人翻了身，減租減息，土地改革，生活好起來了，日子過得也安穩了。咱們過了好日子，反動派氣的眼紅，要叫咱還受罪，發了賊兵來，打咱飯碗。

莊戶人翻了身，誰也不願再吃苦受罪，在『保飯碗』的口號下，各地參軍熱潮像熱火朝天，一批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跑到部隊去，扛起槍來和反動派奮鬥。

這本小冊子，僅僅是這個參軍熱潮中的片斷故事。但也可以看出咱解放區莊戶人，對這次自衛戰爭的認識和勝利信心的一斑了。

編者識

目 錄

大夥都幹了咱才能喝碗熱「糊塗」	一
家要咱當，槍要咱扛	三
模範軍屬曹新慶	六
父子兵	九
『你要孝順我，就得去打反動派！』	一一
『娘，我找大哥去！』	一二
等着你	一六
未婚雙妻送雙夫	二四
未婚的夫妻	二七
仲大嫂勸郎參軍	三〇

大夥都幹了咱才能喝碗熱『糊塗』

陳棧村有個李殿生，是外來的落腳戶，老家是臨沂，到這裏來有十七年了。今年，反奸的時候，他才翻了身，到眼前，有二十八畝地了，還打了二十五口袋糧食，日子過得滿舒坦。

可是，在聯防幹部會上，李殿生聽人說，黑心的老蔣，不讓咱們吃頓飽飯，要大打大殺了。李殿生越聽越火，紅着眼，性子耐不住了，『萬萬不行！幹了吧！』他的兒叫小東，也在開會，李殿生的眼睛，直瞅着小東，有好幾分鐘，氣憤的說：『小東！你去幹了吧！』小東急忙的走過來說：『上年去參軍，因為有病叫俺下來，這回一定得去……』

散會後，小東一股勁的走到家，李殿生天黑時才回來，在過道裏，看見西堂屋裏小東和他娘在啦呱，他沒敢走進去，在門口一聽，就走了，聽小東

說：『俺明天去參軍，要不幹，咱這碗飯也難吃下去！』李太娘只說：『你去幹吧！』這霎，李大娘像有心思，腦子就想到過去的事，那不是：早先裏，他大大靠着一根扁擔，上東海，又下西鄉，挑鹽賣菜，有一年，僱給地主李家，因為發寒症，叫人家揪出門不要了，還提走了小鍋和大鍋，到那時起，全家拉着扒棍，要飯了。李大娘越思越心酸，氣怒怒的對小東說：『眼前，咱翻了身，有二十多畝地了，這是個好光景，可是，還在水上漂呀！這命根子可不能再讓壞蛋搶了去……』說着說着，李大娘越加氣憤了！『你去幹吧！不打敗老蔣這壞蛋，你不要回家。』

吃罷了晚飯，小東一進民兵隊部門口，李殿生就問：『你娘怎麼來？』小東只說個『行』字。他又對小東說了一番，一提到過去的事，又使他心酸和氣憤。他說：『你去幹了，大夥都去幹了，咱莊戶人喝這碗糊塗，才牢靠。』

晚上睡覺後，爺倆又談了半天。

第二天晚上，月亮照得跟白天似的，李殿生扛着槍，送兒參軍去了，到北湖裏，給了小東二百元零錢，還再三囑咐說：『好好幹啊！打垮了壞蛋，咱爺倆就團圓啦！』

第三天，葛莊的參軍大會上，識字班給李大娘，獻了一朵大紅花，她心裏透恣，李殿生也高興的說：『小東在外頭幹！俺在家裏幹！咱大夥都幹，只有老蔣敗了，莊戶人才能喝碗熱糊塗……』

（陳世寶）

家要咱當，槍要咱扛

吳興勝從區裏回家後，滿腦子是心事，心事有了個底：『參軍』，他翻來覆去的想：上年還穿十八年的破襖頭，催活累出傷寒病，差點送了命，老

父親挑小挑，掙的錢買升糧食，還不够一家人塞牙縫，一家人饑的臉臘黃，啊呀！今年咱翻了身，得了六畝地，有吃有穿，老少爺們看得起，選我當了會長，這回參軍打反動派是個大翻身，咱反正不能退步。

吳興勝越想越難受，一定得幹。也吃不下飯了，晚上也睡不着；他擔心老的要扯腿。

這幾天，吳興勝在家裏睡覺，父子倆，一個在床上，一個在地下，離的很近，也很少說話。老頭和老娘看見自己的兒子，這幾天不愛吃飯，莊上又是風言風語的說：『幹哪！』『參軍！』兒子的心事，老倆口看出了八九分，兒子沒說出口來，老的也不去問，心裏想：好兒！你千萬別去。

老頭耐不住了，開口說：『你當會長，穿個破襖頭，走上到下的，不像樣，我給你做個新襖，你在家好好工作。』

吳興勝默了半天說：『我不穿，照俺哥哥的身子裁吧！』
『你怎麼不穿呢？』老頭明白了。

『我去穿軍裝。』

老頭摸著了老底，就來了一套勸說，說在家工作是一樣，家裏有幾畝地，不缺吃不缺穿，你在家好孝順老的。一面說，一面老是嘆長氣，又說：『你當會長，動員旁人去吧！咱不要去。』

吳興勝看透老頭要忘本了，也就勸說了一番，啦開了家底子，又啦到現今的好日子，是八路軍帶來的，八路軍是咱自己的隊伍，不是石頭縫裏蹦的，咱不幹誰幹。再說，參軍也是盡孝啊！我先守着你老人家，咱的飯碗要是叫老蔣奪了去，咱還是沒的吃，盡孝也沒法盡。

老頭也是明白人，兒子的這番話，是個理，心裏想想，不是八路軍，咱早要餓死了，早先有地的，朝咱踢三腳，咱拍拍土爬起來走，不敢吭聲氣，現在莊裏的事，咱也有一份，於是他就說：『你去參軍吧！』可是，老頭又提出土地怎麼整理。

吳興勝心裏透恣。告訴他，咱有什麼難事，莊裏會給咱辦的，縣長也說

過，要保證軍屬餓不着凍不着，再說，咱也有地也有人手幹活，困難也了了。好幾夜的啦，爺倆都很高興，老媽媽也聽的明白，起先心裏不透氣，以後越聽越是個理，也笑了。

二十八號全區參軍大會上，吳興勝在頭裏，老母親坐着花轎在後面，送兒參軍，還坐了席，老夫婦倆，高興的說：『自己的天下，咱自己當家，反動派要來踢躐咱，咱就扛起槍來看家。』

(林波)

模範軍屬曹新慶

曹新慶是泗水二區柘溝鎮六村人，過去有八畝地，被地主剝削光了，日子很苦，今年土地改革，分得四畝地，他很高興。雖然已經有六十七歲了，

他對革命認識還是很清楚的。他常說：『我看共產黨這大路怪寬敞，順着走，不會錯。』

因此，他經常的教育自己的兒女，要好好為人民服務。在四零年正是鬼子大掃蕩時，他叫大兒曹孟海去抗戰，莊上有些落後的人罵他『發獸』『不識時』，四三年又親自送女兒到三百多里的東蒙山被服工廠工作，莊上有些落後的人更說：『太不值得啦！』他不服氣，心中想總有那一天。果然四五年太陽照到柘溝了，八路軍解放了這鎮，這時他高興得了不得，二兒曹華當了莊長，媳婦陳義當了婦救會長，自己參加了農會，叫妻子也參加了婦救會。並且對兒子媳婦說：『要為大家辦好事，下勁幹啦，等窮家小戶都有了吃穿就好啦！』莊上窮人日子真好起來了，又常對大家說：『翻身莫忘本，忘本枉為人。』

國民黨反動派進攻解放區消息傳來，把他氣壞了，他說：『中央軍對百姓是鞭子喝水，一滿子來。』又說：『有些不識時務的人，說俺上了八路迷，

俺只認清這條路。』鎮上開反內戰大會，他搶先發了言，很生氣的說：『萬惡的蔣該死，想叫咱好日子過不成！哼！要好日子過的牢，參軍為最好，大兒參軍，再送二兒去參軍，諸位看好不好？』他這一講會場上轟起熱烈的掌聲，齊聲講『好』。他接着對二兒說：『曹華你參加主力吧！我喜抗戰的，你去參軍，才是我的好兒子。』曹華當眾說：『俺父親叫俺去俺得去！』

臨走的那一天，他又親自殺了小雞，請了幾位參軍青年到他家一同吃，他說：『你們多多的吃，吃雞是祝你們打仗大吉利，你們要對得起我，幹到底，不要開小差跑回來呀！』到走的時候，又高聲的囑咐：『到部隊去，要好好聽上級領導，要好好的學習，求進步，我還壯實啦！在家裏加緊生產。』老夫妻很歡喜的送兒子走了。

他雖然有這大年紀，幹活還是挺能幹的，一天到晚沒有閒的時候，很少要村中人幫忙，有人問他說：『你老怎麼不叫莊裏人幫忙？』他乾脆的回答：『俺雖年老還能幹，大家都很忙，我不能多麻煩大家，讓大家騰出工夫

去支援前線。』他不但自己少要人幫忙，還教育別的軍屬說：『軍屬要親自生產不應多麻煩人。』因此村中人都很尊重他，大人小孩都自動替他幫忙，幫他忙的，他也一定很好招待，幫工的常說：『像曹老先生這樣招待太少了。』

因為這樣，在這次全區擁參大會上，被公選為模範軍屬。

(季 菊)

父子兵

包懷山今年五十七歲了，沒過一天好日子。如果提到他的混號——『破麻袋』，在鄭城縣東源區一帶，沒有不知道的。

前年八路軍解放了這裏，他當了職工會長，爺兒三個加了一千五百斤高

梁的工資，他方才見了青天，今年又實行了土地改革，他向惡霸地主楊增壽算了賬，分得十六畝地，現在兩個兒子娶了媳婦了，還生了孫女，一家七口人，日子滿可過。二兒子是青教會長，三兒是兒童團長，兒媳婦是婦教委員，全家革命，他心裏透恣，聽說蔣介石這個壞東西，一心要把內戰打下去，包大爺一夜沒合眼，翻來覆去的想，第二天對二兒子說：『老蔣這個壞種，要來砸碎咱的飯碗，不打垮這個壞種，咱這個日子過不安穩，咱爺兒們幹了吧！』兩個兒子夜裏也都想好了，就想來和他爹說說，這一下爺兒三個心眼想到一塊去了，三個人都笑起來，包大爺又說：『人越多越好，得把你哥，小叔，你姪子都動員去，咱爺們都去幹，看老蔣壞種有什麼法子！』

到了十四號，泉源區擁軍大會上，包大爺和他兩個兒子修增、品增兩個姪子文增、銀增、一個兄弟懷嶺，一個孫子成貴，好像活老虎樣，爺兒七個先跳上了台，要去參軍，包大爺在台上講話說：『保衛飯碗，咱不幹誰幹，打仗還是父子兵，非打垮老蔣壞種不行！』縣長、區長、指導員都號召向他

學習。他臨走時，對他爺兒六個說：『我年紀大了，不要我幹了，你們都年幼幼的，別想家，打垮老蔣再回家團圓。』

『你要孝順我，就得去打反動派！』

柏興才老大爺，今年已經五十三歲了，從前國民黨劉黑七在他這裏，他家叫劉黑七殺了五口人，全家殺得七零八落，他自己被劉匪砍了三刀沒砍死，後來帶着一個僅留下的兒子逃到了江南，可是國民黨住的地方，是天下烏鴉一樣黑的，沒有一處好的，在那裏仍是餓得肚皮痛，凍得骨頭疼，沒法想，後來又逃回了家。

自從來了共產黨，撥去黑雲見了青天，生活一天一天的好了，今年土地改革以後，他已有十四畝地了，莊裏又選他當了指導員。

前天他到區裏開會的時候說：「俺這家子人家，死在蔣介石老壞種身上，活在共產黨救星身上，我兄弟四個守着一個兒子，今天我要叫他去參軍，保住咱的命和地。」

他的兒子怪孝順，捨不得離開他，他勸解他兒子說：『你要孝順我，就得去打反動派，要不，反動派來了殺了我，你要孝順也沒法，那倒是害我的命了，你忘了那幾年了嗎？』他的兒子參軍以後，他向莊裏提出保證，不用莊裏幫助，自己勞動生產，並且還帶頭出伙支援前線。

（拾纖）

『娘，我找大哥去！』

這天，東莊張鐵漢，忽然接着他大哥的一封信，信上寫道：『二弟：現